

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的内涵、逻辑和路向

陈静彬, 郭广军*, 王松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与深化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核心战略抓手。“五金”以金专业为统领,以金课程与金教材为载体,以金师资为关键,以金基地为支撑,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适应产业变革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五金”建设发展是以政策逻辑为制度导向、产业逻辑为现实驱动、学术逻辑为理论支撑、实践逻辑为经验检验,共同构成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的逻辑闭环。然而,当前职业院校“五金”建设仍面临融合困难、共享梗阻、反馈失调、评价失焦与辐射受阻等多重挑战。为此,职业教育亟须通过构建专业动态适配机制、推动课程教材更新迭代、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打造产教融合育人高地等方式,推动“五金”建设从政策文本走向实际行动,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战略支撑。

关键词: 职业教育; “五金”建设; 教育强国; 新质生产力; 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6)05-0108-09

Connotation, logic, and direction of ‘five golden elements’ construc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CHEN Jingbin, GUO Guangjun*, WANG Song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five golden elements’ construc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core strategic approach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and deepening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five golden elements’ including golden major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golden courses and textbooks as the carriers, golden teachers as the key, and golden training bases as the support, jointly promo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adapt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golden elements’ construction is guided by policy logic, driven by industrial logic, supported by academic logic, and tested by practical logic, forming a logical closed loop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five golden elements’ construc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integration, obstacles to sharing, feedback imbalances, unfocused evaluation, and hindered radiation. Therefore, vocational education urgently needs to build a dynamic professional adaptation mechanism, promote the updating and iter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dual-qualified teacher team, and create a high ground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five golden elements’ construction from policy documents to practical action, providing solid strategic support for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five golden elements’ construction; education powerhous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将职业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与大国工匠^[1]。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

收稿日期: 2025-09-18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XJK025AJM009)

作者简介: 陈静彬(1975—),女,湖南南县人,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为通信作者。

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改革，赋予职业教育“五金”建设前所未有的使命与责任。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的跃升和质变^[2]，这一跃升绝非单一要素的局部修补，而是涉及职业教育核心要素整体性、系统性的深刻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五金”建设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从要素分散转向系统重构的核心战略抓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为何需要系统性审视？其一，“五金”建设具有系统耦合特征。“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师资”“金基地”五个要素并非相互独立的改革单元，而是在人才培养全链条中形成深度嵌套、相互激活的有机整体，任何单一要素的孤立推进都难以实现系统性的质量跃升^[3]。其二，“五金”建设兼具政策驱动与实践自生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受到国家战略部署与制度供给的顶层约束，另一方面依赖于院校基层行动者在现实压力中的持续创造，由此导致“五金”建设的推进逻辑并非依靠政策文本的线性执行就能实现。其三，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演进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全面的结构性冲击，产业技术迭代周期的持续压缩与职业教育要素更新周期的明显滞后之间的深层张力，使“五金”建设的系统性重构具有不可避免的现实紧迫性^[4]。其四，“五金”建设的推进不仅关乎职业院校内部的教学质量改善，更深度嵌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与人才结构优化的整体进程，其系统性成效的实现有赖于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与制度保障。

然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五金”建设面临传统教育思维束缚与“新质”理念缺失、资金短缺与优质资源匮乏、校企合作浅层化与协同机制不健全、教师能力结构失衡与实践经验欠缺等多重制约^[5]。围绕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研究者普遍将“五金”建设界定为职业教育内涵提升的核心“新基建”，强调其“小切口、大变革”的战略撬动功能，并指出其逻辑起点在于产业、企业与岗位需求，终端检验在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产业适配度，本质是推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6]。然而，既有研究多停留于要素罗列，尚未将“五金”建设置于教育强国系统性跃升

的整体战略框架中加以深度审视；在理论建构层面，偏重宏观政策倡导与经验总结，对“五金”建设背后多重逻辑的系统提炼尚显薄弱；在实践探索层面，多聚焦于制度设计，对职业院校推进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梗阻及其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从问题诊断走向策略优化的路径研究仍有待深化。鉴于此，本文以教育强国建设为时代背景，以“五金”建设为核心分析框架，从内涵要义、多重逻辑、现实梗阻与推进策略四个维度展开探讨，以深化对职业教育“五金”建设内在机理的认识，并为职业院校提供兼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实践参考，从而推动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战略支撑作用。

二、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的内涵要义

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推进，从根本上重塑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逻辑，也赋予“五金”建设全新的时代意涵与功能定位。“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师资”“金基地”，五者并非相互独立的政策要素，而是构成了职业教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系统性跃升的有机整体（图1）。深入辨析“五金”各要素的本质内涵与价值定位，是厘清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其迈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理论前提。

（一）金专业：职业教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战略枢纽

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教育的发展同科技发展、人才培养实现深度融通，人才培养的结构与规格更加符合社会需要^[7]，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智力保障。这一要求在职业教育层面，首先构成了对专业建设战略定位的根本性重塑。在教育大国阶段，专业建设的主要逻辑是扩规模、保覆盖，其功能本质上是对既有产业岗位需求的被动回应；而教育强国的建设逻辑则意味着，专业不再只是人才培养的技术单元，而是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关键交汇点。在此背景下，金专业的本质内涵在于它是职业教育主动嵌入国家战略体系、深度连接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教育单元，是教育链支撑产业链、创新链的核心结构性节点。金专业之所以“金”，不在于其规模之

大或声誉之高,而在于它具备对产业变革的高度敏感性与战略适配性,能够在教育、科技、人才的相互融通中,持续回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教育的根本命题,是职业教育从规模大走向实力强的战略枢纽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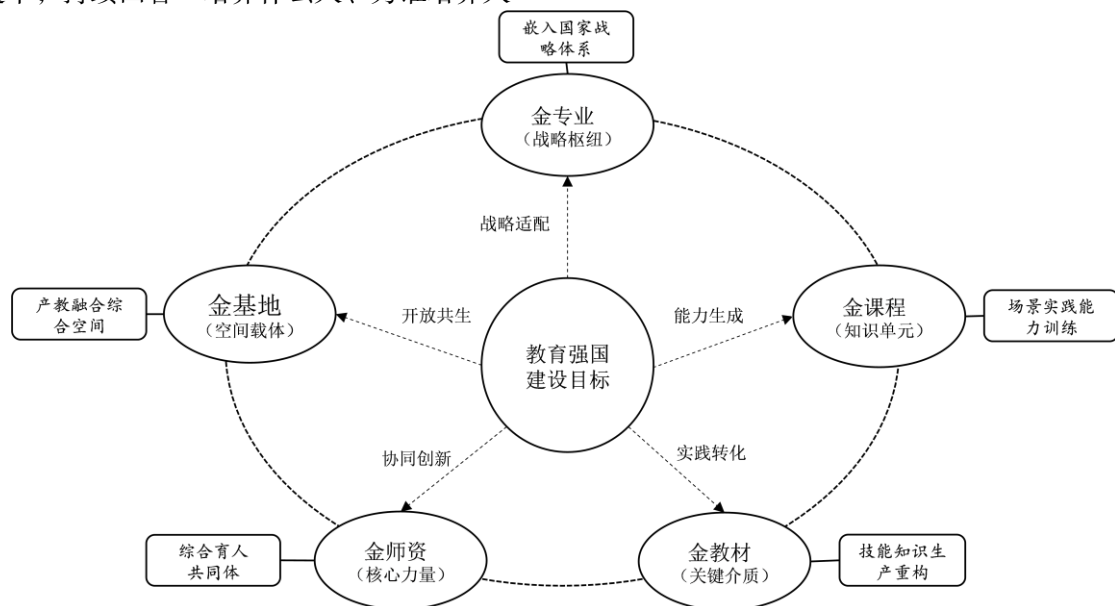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的内涵关联

（二）金课程：职业教育重构技术知识的核心单元

从知识传递走向能力生成,是教育强国建设对课程功能的根本性重新定义。这意味着课程不再是知识传递的静态容器,而应成为能力生成、人格塑造与技术创新的动态系统。在教育大国阶段,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逻辑是知识体系的完整传递与技能点的系统覆盖;而教育强国的建设逻辑则要求课程突破学科知识框架的束缚,向产业实践场景中的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生成转变。在此背景下,金课程的本质内涵在于它是职业教育知识体系与产业技术体系深度融合的教育产物,是将前沿职业标准、数字技术应用与复杂实践情境系统转化为育人资源的核心教学单元^[8]。金课程之所以“金”,不在于其线上化程度或资源体量,而在于它能够精准回应新质生产力对知识整合与建构能力、技术融合实践技能、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培养要求,是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从知识传递向能力生成跃升的核心载体。

（三）金教材：职业教育转化实践经验的关键介质

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自主构建本土理论体系,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育成果,已成为教材建设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9]。

这一命题赋予了教材建设全新的使命维度。在教育大国阶段,职业教育教材的本质是知识的文本化载体,其功能边界局限于课程内容的固化与传递;而教育强国的建设逻辑则意味着,教材不仅是知识的承载体,更是连接教育实践与产业实践、沟通本土经验与国际标准的关键介质。在此背景下,金教材是职业教育将产业实践经验、技术操作规范与中国特色育人智慧系统化、文本化的重要成果形态,是实现技术知识活态转化与本土化生成的关键教育介质。金教材之所以“金”,不在于其装帧形式或媒体手段,而在于它具备随产业技术迭代实时更新的内生能力,能够在校企双元的共同建构中持续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教融合经验,是职业教育知识体系从学科逻辑转向实践逻辑的重要标志。

（四）金师资：职业教育驱动协同育人的核心力量

教师队伍是教育强国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大格局中,职业教育教师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功能正在经历根本性的重新界定^[10]。在教育大国阶段,职业教育师资建设的核心逻辑是规模扩张与技能强化,职业教育师资本质上是作为知识传递与技能训练的执行主体而存在。而教育强国的建设逻辑则要求教师突破“单一授课者”的传统角色边界,成为产教融合

的有机连接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在此背景下，金师资意味着汇聚教学名师、技术能手与行业精英的复合型育人力量共同体，是职业教育连接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生成与基地运营的灵魂纽带。金师资之所以“金”，不在于个体技能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这一群体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能力，能够在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元主体之间发挥结构性连接功能，是教育治理活力有效激发、职业教育生态系统走向利益共生、融合创新的核心推动力量。

（五）金基地：职业教育链接生产实践的空间载体

人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旨归，而职业教育若要真正承担起这一使命，需要突破“模拟化”“教学化”封闭场景的内在局限^[11]，建立起能够真实承载产业逻辑、完整呈现工作世界的高能级实践空间。在教育大国阶段，实训基地的本质是学校教学功能的硬件延伸，其功能边界局限于技能的重复练习与操作规范的基本训练；而教育强国的建设逻辑则意味着，基地不再仅仅是教学过程的附属空间，而是教育链、产业链与创新链在物理空间中实现交汇融合的功能综合体。在此背景下，金基地可以成为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社会培训与真实生产功能于一体的产教协同创新平台，是职业教育将真实产业环境内化为育人场域、将教学过程转化为生产过程的重要空间载体。金基地之所以“金”，不在于其设备先进程度或建设规模大小，而在于它作为教育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实体化呈现，既是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功能支点，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向国际社会展示产教融合成功经验的实体名片，是职业教育从封闭育人走向开放共生的空间支撑。

三、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多重逻辑

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的提出与推进，并非单一政策指令的落实，而是政策逻辑、产业逻辑、学术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互耦合、共同生成的系统性改革实践。然而，四重逻辑并非自然融通，其内在张力与结构性关联，恰恰构成了理解“五金”建设何以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关键着力点的深层依

据。厘清这四重逻辑的内在机理与相互关系，既是把握“五金”建设整体图景的理论前提，也是推动其从政策文本走向制度自觉、从顶层设计落实为实践行动的认识论基础。

（一）政策逻辑：国家制度供给塑造“五金”建设新格局

政策驱动与制度供给是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持续推进的根本动力。在国家战略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历史方位下，“五金”建设的政策逻辑并非偶发性的政策调适，而是国家意志在职业教育领域系统性制度化表达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国家战略部署为“五金”建设构建了层次清晰的制度性框架。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将信息化确立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奠定了“五金”建设的顶层制度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改革，推动“五金”建设从局部改革举措向系统性制度安排跃升。除此之外，第二期“双高计划”则将其纳入高水平院校评价体系，以制度约束推动职业院校将政策要求内化为办学自觉。另一方面，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意图。职业教育政策供给已从注重规模扩张与类型确认，转向强调质量提升与内涵建设，这一转向深刻嵌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宏观战略框架之中。借助政策工具的系统整合，“五金”建设从单一教学改革议题向服务国家战略自立自强的系统性制度功能转变，有效化解了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制度性困境^[12]，推动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整体格局中充分释放其战略支撑价值。

（二）产业逻辑：新质生产力驱动“五金”建设结构重塑

产业形态深刻变革与人才供给体系结构性重塑，是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持续推进的现实动力。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五金”建设的产业逻辑并非单一岗位需求的局部调适，而是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体系对产业链、创新链与技术链整体演进的系统性回应。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全面

的结构性冲击。产业技术迭代周期持续压缩,而职教专业目录修订周期明显滞后,专业设置的结构性延迟已构成制约职业教育服务产业的深层矛盾。目前,行业企业参与课程建设的机制不健全,课程内容与真实工作场景的转化链条持续不畅,而实训基地生产性功能普遍薄弱,教学场景与真实生产场景的深度融合严重不足^[13]。上述结构性缺陷相互叠加,构成推动“五金”建设向纵深推进的现实压力。另一方面,产业逻辑不仅是“五金”建设的外部压力来源,更是其内在价值取向的根本规定。金专业以动态适配机制对接产业链关键环节,破除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错位。金教材以活态更新机制缩短知识传递时滞,推动形成“产业标准导入—实践经验转化—本土知识生成”的校企二元共建模式。金基地与企业真实生产场景深度联动,通过生产逻辑的场景化嵌入实现技术技能生成与岗位能力的深度契合。借此,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需求结构得以动态匹配,推动职业教育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充分释放其战略性人才支撑价值。

(三) 学术逻辑: 多维理论整合奠定“五金”建设知识基础

学术积淀与理论建构是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持续深化的知识基础。这一学术转向并非单一理论的线性推演,而是多维理论资源在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交汇融合与创造性转化的集中体现。首先,人力资本理论与技能形成理论共同奠定了“五金”建设的微观学术基础。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技术技能的生成依赖于高质量教育要素的系统供给,为“金专业”的战略布局与“金课程”的能力导向设计提供了经济学层面的支撑^[14]。技能形成理论则指出,技能生成不仅是个体能力的积累,更是制度环境与产业生态共同作用的社会性建构,为金师资的协同育人机制与金基地的真实场域建设提供了制度分析依据^[15]。两种理论共同指向同一判断:职业教育质量的根本提升有赖于教育要素的系统性供给而非单一要素的局部优化。其次,产教融合理论与韧性治理理论共同构成了“五金”建设的宏观学术支撑。产教融合理论强调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在于打破学校知识体系与工作场所知识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壁垒,为金教材从学科逻辑转向实践逻辑提

供知识论层面的依据。韧性治理理论则从制度运行逻辑出发,为“五金”建设的系统协同机制设计提供了治理分析框架。借助多维理论资源的整合,“五金”建设的学术逻辑可以超越政策阐释范畴,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从实践探索到范式创新的深层跃升。

(四) 实践逻辑: 经验与困境双向驱动“五金”建设的深化

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是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持续深化的行动基础。“五金”建设的实践逻辑并非对政策文本的单向度执行,而是基层行动者在制度约束与现实压力之间持续调适、不断创造的动态生成过程。其一,困境倒逼是“五金”建设实践逻辑生成的直接来源。具体而言,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矛盾,迫使基层管理者突破既有制度约束,在动态响应产业需求的实践摸索中逐步生成金专业动态适配的行动逻辑。课程内容与真实工作场景长期脱节的现实压力,推动一线教师从“知识传递者”向“实践重构者”转变,在真实任务导向的教学实验中积累金课程活态生成的实践经验。实训基地生产性功能薄弱的治理困境,则促使院校管理者主动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探索金基地从教学配套空间向产教协同创新平台跃升的转化路径。其二,经验积累是推动“五金”建设从运动式改革走向常规化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鲁班工坊”在亚欧非三大洲的持续拓展,形成了本土化需求导入、中国标准输出再到双边协同育人的国际化实践模式^[16],以跨国经验检验了金基地建设的全球适用性。从“双高计划”建设来看,专业群建设若忽视产业导向的系统重构,极易陷入“建设有声势、育人无实效”的困境,为后续“五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反思性经验。基于困境倒逼与经验积累双向驱动,“五金”建设的实践逻辑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从经验驱动到逻辑自觉的深层跃升。

四、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的现实梗阻

政策愿景与实践推进的复杂性之间,历来存在难以忽视的结构性落差。在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纵深推进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持续彰显的双重背景下,“五金”建设的质量成色愈发成为衡量职业院校办学能力与人才培养水平的核心尺度。然而,从政策

部署到院校落地,诸多深层梗阻与结构性制约并未因重视程度的提升而自然消解。立足A职业技术学院的具体实践,系统剖析“五金”建设在推进过程中的现实困境,既是精准施策的现实依据,也是推动改革从表层响应走向深层变革的必要前提。

(一) 数字技术嵌入与“五金”融合发展的深层风险

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17]。目前,A职业技术学院已围绕“生老病养葬”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生特色专业体系,但数字化转型与专业建设之间的深度融合仍面临明显的结构性割裂,制约了专业体系对民生服务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有效响应。其一,专业数字化改造停留于表层嵌入而非整体性重构。部分专业的数字化升级节奏明显滞后于智能养老、数字健康管理等新兴产业的技术迭代周期,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框架的修订周期偏长,结构性滞后特征显著。现有人才培养方案多聚焦于传统民生服务岗位的知识技能传授,对学生数字素养与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的系统培育明显不足,难以回应民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其二,新兴技术方向与既有专业培养目标的整体性融合机制尚未建立。该院各专业普遍缺乏基于民生产业数字化动态变化的系统性评估与调整机制,专业建设易陷入路径依赖的惯性困境,难以精准识别智能养老、数字健康等方向的人才培养缺口,课程体系与新兴技术场景的有机衔接也因此受阻。其三,民生特色专业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支撑能力薄弱。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缺乏系统规划与跨专业统筹,未能与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真实产业场景深度融合。专业群内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不健全,校内外资源分散、重复开发等问题并存,难以形成民生类专业数字化建设的整体合力,制约了该院特色专业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质量。

(二) “五金”产教融合中校企利益共享的制度缺位

产教融合深化要求校企双方构建以利益共享为纽带、以制度保障为支撑的协同育人共同体。然而,A职业技术学院与合作企业之间的协同育人关系,在合作层级、利益联结与资源整合等核心维度上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位,难以适应教育强国建

设背景下校企深度协同育人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校企协同育人的合作层级仍停留在浅层化阶段。现有合作模式以“院校需求主导、企业资源外援”的单向输入逻辑为主,企业在技术研发转化、课程联合开发与工程实践情境构建等方面的专业优势,难以有效嵌入院校育人体系。部分合作企业仅承担提供实习岗位与兼职授课的边缘性角色,将协同参与简单等同于人力资源输出,忽视了企业作为育人主体在技术标准输入、职业文化熏陶与创新实践场域营造等方面的深度参与价值,校企协同育人在主体地位对等性与合作内容实质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校企之间稳定的利益共享机制尚未真正建立^[18]。该院与合作企业签订实质性利益捆绑协议的比例极低,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即便少数头部企业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也因利益驱动不足而长期存在权责模糊、成果归属争议与合作周期短暂化等深层问题。利益分配机制的持续缺位,使大量深度协同项目难以在常态化轨道上稳定运行,产教融合理念与实践落地之间的制度性断层始终未能弥合。这一结构性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校企双方在价值认知与利益诉求上的系统性失联,导致协同育人陷入名实不符的空转状态,制约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复合能力的系统化培育。

(三) 职业发展追踪缺失影响“五金”培养质量反馈

职业发展追踪机制是贯通人才培养过程与产业用人反馈的核心制度安排,也是职业院校持续优化专业建设与课程体系的重要数据基础。然而,A职业技术学院在这一机制的系统化建设上存在明显缺位,追踪机制滞后与反馈回流不畅的双重困境,严重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的自我优化能力。其一,毕业生职业发展的持续监测能力严重不足。该院尚未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追踪机制,对毕业生的质量评估多依赖毕业当年的一次性就业率统计^[19],难以动态把握毕业生岗位适应情况、技能匹配程度与职业成长路径的演变特征。部分管理部门仍将追踪工作视为临时性政策应对举措,而非贯穿人才培养全程的质量监控机制,导致长周期评估数据的系统性积累严重缺失。其二,产业用人反馈信号向人才培养环节的回流渠道不畅。该院对产业端

反馈信号的采集渠道与转化机制缺乏系统性设计,毕业生岗位适应数据难以有效转化为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的调整依据。以输出就业为导向的传统质量观尚未完成向育人成效导向转型,而产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意见在实践层面的优化效能长期受限。其三,外部反馈的制度机制建设滞后。现有毕业生追踪工作普遍存在覆盖面窄、数据维度单一、缺乏分类型专项追踪等结构性缺陷,难以支撑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闭环的形成。追踪指标体系缺乏层级分解,未能针对不同专业群与就业岗位类型设置差异化的评价标准,人才培养质量的综合成效难以得到科学衡量。

(四) 单要素评价逻辑消解“五金”系统协同价值

全面的考核评价机制是推动“五金”建设从要素叠加走向整体协同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A职业技术学院现行评价体系仍停留于单要素考核的碎片化取向,与“五金”建设系统耦合的本质要求之间存在本质错位。其一,评价体系对“五金”要素整体联动效应的测量能力严重缺失。现行考核实践将“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师资”“金基地”五个要素作为独立模块分别考核,以至于要素协同关系与系统耦合程度长期处于评价盲区。这一结构性缺陷导致评价结果仅能反映单项建设的达标状态,而无法呈现各要素在育人过程中的联动效能,由此导致“五金”建设的整体性成效与系统性价值长期处于“可建设、难测量、不可见”的困境之中。其二,碎片化评价逻辑诱导各部门陷入指标达标的功利性困境。现有考核机制以单项量化指标为主导,各职能部门在资源约束下倾向于将建设精力集中于可被快速核查的显性指标,对要素协同等难以量化的深层目标普遍采取规避态度,进一步固化了“重指标完成、轻协同联动”的建设逻辑。其三,整体性评价指标体系的顶层设计缺位加剧了上述困境。目前,由于宏观层面针对“五金”建设的系统联动评价标准与跨要素协同体系尚未建立,各院校在推进过程中不得不各自摸索,导致要素之间的协同逻辑与评价口径难以贯通。部分管理者将单要素建设达标等同于整体目标实现^[20],对构建跨要素联动评价机制的制度紧迫性认识不足,进一步削弱了评价体系系统性重构的内在驱动力,

致使“五金”建设的实际育人成效与制度设计初衷之间存在持续落差。

(五) “五金”成果国际转化能力薄弱与辐射受阻

国际化办学能力是职业院校“五金”建设成果走向世界、彰显中国职教方案示范价值的核心载体。然而,在“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背景下,以A学院为代表的国际化转型仍面临课程开发能力薄弱、境外合作机制缺失、标准输出动力不足等多重结构性瓶颈,“五金”建设成果的国际转化效能与示范辐射功能均受到明显制约。其一,国际化课程开发能力薄弱,制约了“五金”建设成果的跨文化转化。该院民政民生类专业课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沿用面向国内场景的内容框架与评价逻辑,未能有效融入国际劳工标准与跨文化职业技能设计,课程内容与国际岗位规范之间难以形成实质性对接,本土经验的跨境传播能力严重不足。其二,境外合作办学机制尚不健全,影响了“五金”建设成果的海外落地效能。现有合作模式多停留于框架协议签订、境外留学生接收培养等浅层互动层面,实质性联合办学、技能课程学分认证与双向师资交流等深度合作机制的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21]。部分教师国际化教学胜任力不足,跨文化沟通能力薄弱,难以支撑学校国际化办学向课程输出、标准认证与联合培养等功能方向深化发展。其三,中国职教标准的主动输出意识不足,削弱了“五金”建设示范辐射功能的国际延伸。部分管理者将国际化办学窄化为“引进来”的单向资源获取,对主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中国职教方案的战略价值认识不足,对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制定与认证体系建构的制度紧迫性持低估态度,进一步削弱了学校在全球职业教育格局中的话语权建构与示范引领能力,致使“五金”建设的国际转化成效与战略目标之间持续存在落差。

五、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的推进策略

从政策意图到制度落地,从要素分散到系统协同,“五金”建设的深层推进始终面临路径选择的现实考验。在教育强国战略纵深推进与新质生产力加速演进的双重驱动下,这一考验不仅要求突破要素单一

变革的旧有困境,更呼唤一种以整体联动、质量生成、持续迭代为内在逻辑的系统性重构。为此,探索推动“五金”建设从政策文本走向院校制度自觉与系统行动的有效路径,既是回应现实梗阻的实践要求,也是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一) 锚定产业趋势,构建专业动态适配新机制

当前,“五金”建设专业层面的核心困境在于专业设置的响应逻辑仍停留于被动适应状态,尚未形成对产业演进趋势的主动预判与系统嵌入。如若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从根本上将专业建设逻辑从补缺式调整为战略性前置布局。其一,建立专业动态预警与响应机制。职业院校应主动与区域产业部门、行业协会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交换通道,定期发布专业适配性评估报告,对专业结构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匹配度进行量化监测,将产业技术迭代周期纳入专业调整的触发机制^[22],从制度层面将专业建设从周期调整推向动态调整。其二,以新质生产力方向为导向重塑专业群逻辑。金专业建设不应局限于单一专业的改良优化,而应以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基准,将若干相关专业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专业集群,实现跨专业的技术资源共享、师资协同调配与就业出口联动。就民政民生类职业院校而言,尤其需要将数字技术、智能养老、健康管理等新兴方向系统融入既有专业群与产业链,完成从特色专业向战略专业集群的结构性升级。其三,推动专业建设标准的校企共建与社会认证。金专业的质量认定不能仅依赖院校自评,需引入行业企业、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规格的制定与评价,形成以产业认可度与就业质量为核心指标的专业建设评价体系,真正确立金专业作为教育链服务产业链的战略枢纽地位。

(二) 破解知识固化,健全课程教材活态迭代新路径

职业院校课程教材建设长期面临一个深层悖论,也即课程标准化、体系化建设与真实职业岗位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其根源在于标准化建设逻辑是固化与规范,而产业实践逻辑是流动与迭代,二者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23]。破解这一悖论,关键在于将课程教材从“固态产品”转变为“活态机制”。其一,构建课程内容的“双源驱动”开发模式。职业院校应建立企业技术专家深度参与课程开发的制

度安排,将产业新标准、新工艺、新流程直接转化为课程模块,建立年度内容审查与动态更新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课程内容与产业实践同频共振,改变课程内容依赖教师个体更新的传统路径。其二,推进教材开发从文本输出走向经验转化。金教材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知识的系统覆盖,而在于将产业实践中隐性操作经验与技术判断显性化、结构化,并转化为可教可学的教学资源。职业院校应建立教材编写校企联合机制,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组织教材内容,以任务情境替代章节体例,使教材成为沟通学校知识与工作世界的转化介质。其三,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课程教材的动态迭代。院校应积极探索模块化、数字化的新形态教材开发路径,通过数字资源包、活页式教材与在线内容库等多元形式,赋予课程教材随产业演进持续更新的内生能力,从机制设计上消解传统教材的结构性滞后问题。

(三) 重塑师资生态,完善协同育人双师建设新格局

师资建设的深层困境并非教师数量不足或实践能力薄弱,而是职业院校师资体系的单一中心化结构与协同育人所要求的多元网络化结构之间的制度性错位^[24]。金师资的建设目标,在于推动校内专任教师、企业导师、技能大师与现场工程师之间形成分工明晰、利益共生的师资协同生态。其一,建立企业导师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制度保障体系。当前企业导师普遍停留于弱嵌入层次,难以实质嵌入课程设计、项目指导与毕业考核等核心环节。高职院校应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设立企业导师工作室与薪酬激励等方式,推动企业导师从偶发性参与走向制度性嵌入,在人才培养全链条中发挥持续性的专业引领作用。其二,重构教师发展评价体系,激活教师转型的内生动力。金师资培育不能单纯依赖外部培训,更需通过评价机制的系统改革激发教师主动转型的内在意愿。职业院校应将教师技术服务能力、企业实践经历与课程开发贡献纳入职称评审与绩效评价体系,以产教融合贡献为核心导向重构教师激励机制,从而形成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驱动。其三,以团队机制替代个体机制,推动师资结构系统升级。金师资建设的着力点不在于打造个别明星教师,而在于构建覆盖专业建设、课程开发与基地运营全链条的结构化教学创新团

队。职业院校应围绕专业群建设目标系统规划团队能力结构,推动校内教师与校外导师在团队机制内形成优势互补的育人共同体,从根本上突破师资队伍建设“良莠不齐”困局。

(四) 激活场域功能, 打造产教深度融合育人新高地

从本质看,金基地建设并非教学条件的简单化升级,而是教育链、产业链与创新链在空间层面深度交汇的功能综合体。然而,由于认知偏差,大量资金投入换来的往往是设备升级而非场域升级,条件改善而非功能跃迁。基于此,职业院校推进金基地建设须从配套场所向策源场域的角色转变^[25]。其一,引入真实生产项目,激活基地的生产性功能。金基地区别于普通实训室的本质特征,在于能够承载真实的生产任务、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功能。职业院校应积极探索与企业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订单与研发任务引入基地运营,使学生在真实生产逻辑与市场检验中完成技术技能的完整生成,从而克服实训教学“去真实化”的内在缺陷。其二,推动基地功能向“五金”联动的枢纽节点升级。金基地不应只是专业教学的空间载体,更应成为课程更新、教材积累、教师发展与专业调整的反向驱动源。职业院校应建立基地运营数据与专业课程建设之间的信息反馈机制,将产业生产问题与岗位变化及时转化为课程改革的触发信号,使基地成为“五金”各要素协同联动的系统枢纽。其三,拓展基地的开放性与社会服务功能。金基地的战略价值不限于校内育人,更体现在面向行业、企业与社区提供技术培训、职业鉴定与技术推广服务的公共功能。职业院校应依托基地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与企业培训项目,在扩大社会服务半径的同时强化基地在区域产教融合生态中的枢纽地位,使金基地成为彰显职教战略价值的重要实体载体。

参考文献:

- [1] 安培.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思想溯源、实践变迁与推进策略[J]. 职业技术教育, 2022, 43(7): 6-13.
- [2] 李维, 赵缓缓, 刘方圆.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内涵要义、逻辑向度与对策建议[J]. 现代教育管理, 2024(5): 13-21.
- [3] 甘泗群.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五金”建设的内涵、梗阻与发展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6, 47(2): 48-52.
- [4] 肖青山.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五金”协同创新的动因、困境与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20): 12-17.
- [5] 宁启扬.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产业导师制建设困境与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33): 41-48.
- [6] 李鹏.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互动关系[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12(4): 43-51.
- [7] 刘述. 教育强国建设视域下加强终身教育保障的三重逻辑[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5): 38-44, 51.
- [8] 蒋贵友, 罗婕. 全球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的重叠图景、风险挑战与中国因应[J]. 职业技术教育, 2026, 47(10): 73-80.
- [9] 罗生全. 教材建设的现代化格局与思路[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43(2): 17-20.
- [10] 刘一夫, 罗红艳. 教育强国战略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矛盾张力与纾解方略[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6, 46(7): 19-26.
- [11] 韦庆翠, 李巨银, 张衡锋. 基于“智改数转”的高职专业群课程体系重构: 逻辑、困境与策略[J]. 职教论坛, 2025, 41(9): 54-60.
- [12] 吕建强. 职业院校数据治理: 关键议题、转型逻辑与治理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27): 46-52.
- [13] 蒋贵友, 殷文轩. 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J]. 终身教育研究, 2024, 35(6): 12-20.
- [14] 王春燕. 我国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现状分析与策略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27): 24-26.
- [15] 路晓丽, 花树洋. 基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技术技能人才“产教协同”一体化培养[J]. 教育与职业, 2023(9): 75-80.
- [16] 唐继红, 周桐, 黄遵红. 协同共生: 鲁班工坊创新国际校企合作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 教育与职业, 2024(12): 59-65.
- [17] 董岑, 苏德. 数字化转型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困境与路向[J]. 成人教育, 2024, 44(12): 71-78.
- [18] 徐顺, 戴扬威. 共生理论视域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现实审视、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向[J]. 成人教育, 2026, 46(2): 70-78.
- [19] 龙凌. 基于增值评价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估审视[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 42(15): 36-40.
- [20] 李作章, 刘玲琨. 类型化背景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探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22): 51-57.
- [21] 吴学敏. “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基本逻辑、实践框架、面临困境和对策建议[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10): 11-18.
- [22] 徐晔, 沈永鑫.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主要特点及优化路径[J]. 职教论坛, 2026, 42(1): 50-58.
- [23] 邓宏宝, 周淑敏.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观重构: 应然取向与实践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24): 8-13.
- [24] 尹玉辉. 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探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1): 57-63.
- [25] 郭峰. 职业院校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6(7): 54-60.

责任编辑: 黄燕妮